

## 濁土

颱風天後，往堤防南邊一直走去幼時想像的疆界。

那時並未意識咫尺旁如萬獸奔襲的河流就是濁水溪，課本只羅列一堆樣本數據，講得煞有其事，像有人用說書的方式講電影，卻因版權不能播放內容，我似乎是以這樣雙軌的形式來理解、建構世界。

課本的幾何地圖，要求我們算出隔線裡不規則狀島嶼的面積，或橫跨上百經度的飛行兩地時差問題。我每天只能感受腳下的柏油路、泥土路、黑灰橘白的田、米色的銀根子草、低矮的新世紀芭樂樹、羅列陳年醬油陶罐與醃漬菜脯的埕，堤防看出去沒有半座山，有的是無數浪頭鑽洞，無數荊棘蔓生，課本說的多山之島到底在哪？

我沒有問題意識，只是被動接受，被動活著，冬天的河道乾涸得令人惱怒，夏秋的河道又時常漲裂至血管崩解，我很難不把自己極端的性格與這條河產生勾連，與這條河脫離山巒後末端濁重的黑泥產生勾連。

## 0

父親像匿名的濁水溪，記憶裡平日的他是冬河，無水，無聲，臉上的微笑是蜿蜒的小溪；醉酒的他則是風雨後的夏河，上游的渣滓和罪孽都化作黑色的洪患，皮鞭似地抽痛這大地，水中的漂流木是他尚能具象的意識，於我不知道的歲月裡兀自度過那些乾癟的時日，又被無情地帶走，載浮載沉這蒼莽的天地。

小學月考前我喜歡背社會課本給他聽，我能一字不漏背出內容，宛若一生恭讀的虔誠信徒。

而他持書，臉上的笑意是教父欣慰羊群的可牧，抑或純粹感受天倫間孩子的可愛，我不得而知，只知熟記課本那些與平日生活無涉的內容能得到師長父母的盛讚，對於世界是什麼，自己又是什麼仍混沌蒙昧的我，此等的誘因足矣。

父親是家終年鬧熱的小店，販夫走卒士農工商，無一刻不停息。他不是一本經典，不是一部電影，是節拍破碎卻又不得不演奏的藍調，是幅處處留白，靜物輪廓卻又過度鮮明的浮世繪，是飽含泥沙永遠看不清內涵本質的濁水。

熱得發癢的夏天，台啤與高粱交錯喊拳的洪鐘，我聽不懂他打的是台灣拳或芭樂拳，只知不管多累他是個每天早上會載我上學的人，也是黃昏消失無蹤午夜間突然撕裂寧靜的人。

煙灰缸種滿壓扁的煙蒂，比紅色垃圾袋更加深紅的檳榔血吐得滿地，早點回來的話他可能打包極鹹的下酒菜，醬汁與內臟濃烈的氣味連胃口好的我都難以招架。4點後安親班逼我回空蕩蕩的家，懦弱我總幻想爸媽不再回來，擔心得於陰暗的樓梯間貼壁吶喊，躲進乾燥的衣櫥裡發抖，像堤防上的碉堡，待在裡頭貌似安全，實際上卻毫無藏匿的可能。

漫長的臆測後是鑰匙轉開鋁門鎖的清脆聲響，是我的小劇場又一次謝幕，是氾濫的河流任雜念蹂躪後的溪埔。

1

推父親透氣，他睡眠時間減少，顯示大腦正重建。

一開始看字吃力，先看照片，老家垵地百米外的濁水溪、高聳堤防與碉堡、三合院落。播放歌曲，日日，眼神由渙散漸漸聚焦，我像獵石師，在溪水乾涸、沒有邊際的粗礪石灘灣岸，尋尋覓覓那不染沙塵的螺溪石。

見略有起色，給他看玻璃瓶裡撒哈拉沙漠的沙，平板放老電影神鬼奇航。父親問這是哪，我說這是我去過的一個叫埃及的地方，看起來像老家堤防旁的浮覆地嗎？他笑說差遠了，似乎暗指我小看他。

位處郊區的衛福部彰化醫院，外頭不時刮大風。隆冬週末午后，家屬與看護紛紛推病人至大門陽光處，為了讓他專心聽歌，我將父親帶至一側，今天的曲目是風吹砂，母親那時還不太相信父親已能唱歌，我先一句一句帶唸，然後播放。神奇的是，他跟著音樂哼唱旋律，沒多久也唱出歌詞，我和他約定，每週都要有進步。

和大多數同輩一樣，他也喜歡清亮旋律的台語老歌，醫生鼓勵我們帶他聽唱，因為歌詞蘊含許多資訊，屢入複雜的情懷，能幫助他受損嚴重的腦重建。

推他繞繞，發現外牆稻田間有盤榕拱衛的廟，父親坐著看不到，我只能用敘述和拍照，帶他隔著圍牆遙拜，大風颳起沙塵我們只好躲進醫院。與他共用晚餐後我便離丁一開，去員林車站轉回田中，準備翌晨搭車南下工作。

「思念故鄉的情歌，唱出滿腹的心聲，目矚像塊著風吹砂，目屎像雨水滴袂煞。」

題目出現他最愛的歌詞，考的卻是風向和成因，我問學生分得出菅芒花、蘆葦、甜根子草？他們搖頭，也沒人曾涉足河岸砂礫石地。原想分享自己老家，看台下子衿興趣缺缺，也就不費事鼓舌。母親打來，說等候多時的第一任外籍看護還未上工就失聯，來無影去無蹤，與行經彰雲大橋，火車窗外枯水期的濁水溪一樣，河道能瘦裸成涓滴，也可漫渙如江海橋下無數怪手正奮力掘挖，一車車黔沙準備成為填充新房的原料，我則無語地看著窗戶上自己的臉。

翻著之前病患家屬贈送的宗教小本子，看到五濁惡世一詞，才知但凡煩惱就是濁物，無數煩惱形構的世界不再宜人。彼時的我心中盡是駁雜的悲戚與憤懣，憎恨遺棄病人的看護、不滿親友的誤解、質疑自己先前的處置是否害父親更加病重，整個人深陷空地動彈不得。

但我不在父親面前表現出來，他已經夠苦，那些由怨懟的黔土搭蓋的五濁惡世，於他而言是醫院冰冷的走廊和圍牆，奄奄思睡的他也僅能從一米高的地方觀看自己所剩無幾的世界。

持續的住院治療，整整一年父親才復又返家。

方便起見安裝逆滲透飲水機，我歡欣終能告別原本的消毒味，但爸媽卻未曾認同我對飲用水的批評，他們一致認為彰化水質已優。的確，南彰化毋需仰仗外縣市支援用水，光這點在水源日益窘迫的時代也該惜福。

人體七成是水，我卻覺得這七成該是沙。

生命之初，母體是地球，鎔鑄兒女的肉身，血脈灌注胚珠，如岩漿凝結原石。水，生生不息，尋常茶盞的杯中物，歷億萬年仍常在；而人身難得，不同部位的細胞有著自己的分裂次數限制，最終左右細胞分裂的關鍵物質殆盡，停止分裂意味指針不能再恣意行進，生命將如急流攪動的岩塊咔咔頓挫，碰撞打磨稜角，直至一切聲響終止。

上游亂石壘壘，中下游僅存石礫，及至沖積帶便剩黑泥。石碎成礫，土乾為沙，宛如肉體邁向衰敗的過程。

千萬年來濁水溪出海口未曾固定，無盡無之的氾濫，折磨這塊土地上的生靈。我曾於烈日烤灼下漫行密佈蒺藜與甜根子草的溪畔。枯水期的河，溫順如靜處的獅，龜裂的地面堅如陶鉢，我出生那年，河道阻塞的濁水溪衝潰堤岸，兇猛的黑水帶走無數良田與生命。

父親的病，便是身體的河道淤積，血脈夾帶大量泥沙，來不及沈澱，於逼仄處僵堵。

多年前的他嗜酒如命。小學忘記帶作業簿，第一節下課踮腳尖打投幣電話，令我啞然，接起的母親竟正傷心啜泣，我忘記到底有沒有說作業簿的事，只感到她的淚像沙，不斷由螢光綠的聽筒凹洞流瀉而出。

每到向晚，萬家炊煙飄香，一日辛勞消解於餐桌的天倫於我們卻是奢求。我與母親曾日日驚懼如汛期的溪民夜不能寐。水位從午后漲高，每每黃昏來到潰堤的關鍵；三四點即收工，太早返家的父親通常晚餐時就有酒局，清醒的他總細聲說得出去一下，回來卻是頭夜半吼嗷的醒獅。擾亂左鄰右舍，也將我從眠夢的床褥拽起，或是不斷辱罵母親，摔毀物品。

懦弱的我只敢躲在二樓，用耳朵量測溪水的高度。

第一道堤防的母親棄守，父親在樓梯口喚喊我名，黑水已漫床緣，我知此刻形勢休矣；酩酊的他與平素判若兩人，他命我立正，質疑我是否打從心底瞧不起他，是否沒用正眼看待他。一再無效的辯解，加上熏天酒氣與貼臉的圓睜怒目，常讓幼小的我痛哭。一次我站在樓梯口承受他的酒瘋，臉龐映照在邊緣有著朱紅色落款的70年代鏡鐘，糾結的五官像極颱風後，膨大百倍溪道上載浮載沉的漂流木。

在學時我靠教英文與作文賺外快，曾有大考題目「漂流木的獨白」。按慣例我會與學生一起計時，運用教學內容強調的技巧，短時間內鋪陳一篇平穩的考試文章，藉此「炫技」讓桀驁的學生信服我的教學。但一向揮筆而就的我此次卻躊躇，腦海裡滿是鏡中自己哭喪的臉。未曾向任何學生透露那段往事，可能是還太年輕，還不知如何與那些充斥生命的濁土共存，我深怕一旦透露那些不堪，原本光鮮的自己將頓時溷濁黯淡，於是我選擇環保主題，選擇隱瞞，隱瞞那棵旋騰於無情惡水的漂流木，隱瞞它真實的最後棲止。

### 3

父親經年折磨，年齒漸增的我慢慢從他膽妄似的囁語，拼湊出端倪。

他在地政事務所工作，量測土地屋宇、鑑界。測量的工作有甘有苦，照片中年輕的他們深入山林，在嶙峋的巨石叢聚留下身影。平地的量測不日可完成，也讓他們時常逍遙地成為黑白切甚至摸摸茶店的常客。喜歡熱鬧的父親自然結交不少友黨，而酒局的朋友算是朋友嗎，原本我嗤之以鼻，但在他病後，有些朋友仍會固定探訪，似乎總有超越酒色財氣的某些鏈結，將本該湮沒流沙的孤島串接而起。即使生活不再交集，當兵的同梯年節仍噓寒問暖，在他病後逐步重拾的回憶中也形成沙洲般凝聚的存續。

我慢慢能拼湊他心靈的河流，諷刺的是，是病讓激越的水流不再湍急漫無定向，他的生活侷限於輪椅，復健、抽血、看診，政府的巴士讓他移動於這些孤島，他控制不住情緒與復健的痛楚時會猛然啐罵髒話，如河水突然濺出水泥堤防，潑灑身旁的眾人。

好言相勸，他時常一轉怒顏，變成無辜、無奈的哭臉，與那種惡意出言侮辱看護或醫護的病患不同，任誰也知他方才的失態不是故意，我安慰他，鼓舞他要開心。

「來，變臉一下！」

此時他總能破涕為笑，笑得令人安慰，卻也令人心疼。罹患帕金森與失智症，他的心智已難復往，聽聞許多失智者不時誣指家人莫須有之事，往往造成照護者更深的沉痛。以往酗酒的他時常如此，但傷病似乎撫平了腦海那些猜疑的皺浪。他的笑雖帶病，但仍難得，仍有著一股向死而生的蓄力，我知道他仍努力著，努力不讓自己完全滅頂於病楚的泥淖，這也給予母親和我莫大鼓舞。

他的痛教我，人內心都有隻深陷泥濘，永難抽離的腳。

他們對新進後輩照顧有加，但他們不知人的野心，後輩超車升上主管。原以為自己人，更能有個照應，豈料熟知測量員作息的他刻意針對，於公於私不留情面的壓迫，終讓父親逃遁酒精的麻痹。印象深刻的數次，我勸他不要一直活在對方的陰霾，父親似乎聽懂了，雖仍嗜酒，爾後較少對我與母親莫名的指控。我感到他的內心時而是沙土，時而是堅石，又更像泅泳於皂濁溪水的鱸鰻，深知自己有著重返五千公里外馬里亞納海溝的天職，卻龍困淺灘，在亞熱帶海島無盡的颱風中度過餘生。

爛醉的父親只會在一樓咆哮與昏睡，樓梯間成為宛如羅馬角鬥士的我與母親，通往競技場的最終甬道。

諷刺的是，出院的他也不再能上到二樓主臥。一樓廚房隔出看護與他的房間，二樓與他僅存的連結剩堆滿衛生用品的儲藏室，我只幫他更換過幾次尿布和尿套，軟便劑的排遺如鬆垮的山壁，而糞尿無疑是身體運作的廢料，是天地更迭的塵土，卻也是順利活著的一大象徵，每當他超過三日未解，我們便坐立難安尋思方法。

4

父親記得的歌越來越多，母親天天考台語成語和歇後語，他也能對答如流。即使受傷病變，仍較許多人聰慧，我恐怕沒遺傳到他靈光的腦袋。

國中曾央他帶我至全國電子買電子翻譯機，要價八千八，他看到價格時有些怔忡，卻微笑問我你想要吧，那就買！

幸運考上台中私校的我，沒有科目能與都市小孩競爭，我拿著嶄新的翻譯機，光亮的紫色金屬外殼連有錢公子哥的同學們也豔羨，我得到幾許虛榮，卻也不由分說地鎮日埋首於英文。戮力背單字片語，即使自己的腦袋不靈光，一背即忘，我仍亟欲與都市的同學較勁，更不希望辜負父親對我的慷慨與期許。除了喝醉時，他不曾干涉我太多，可能是學歷不高，工作基層使然，常常都是一句你決定了就好，他只語重心長告訴我一次：無論做什麼，都要盡量當上能發號施令的位置。

英文單字是我腦海的岩漿，它們灼傷我的自尊，我咬牙，讓它們冷卻，並利用零碎時間反覆用心跳和血流沖擊打磨這些頑石。我慢慢削礫字山為屑，及至高中已能指導學弟妹，父親身體卻也日漸土崩瓦解，皮囊浮腫，腎臟石化，高低血壓落差宛如向源侵蝕。

因背骨仔攢積的銜怨仍如砂石壅塞河床，但他已釋然許多。反而我無法確定自己能否直面現實，我常做夢，夢中的父親為何都是健康如許，都能正常行走，說話表達也毫無失智中風的遲礙。我不清楚自己腦海的深層裝載什麼，彷彿被未知的砂石所佔據，彷彿是層無比深厚的濁土。

我常想到彰化醫院旁那間明明存在，咫尺的父親卻未能親睹的廟宇。堤防後的濁水溪雖然平時無法看見，但它仍在，河岸無數浪頭翻動，荊棘草叢刺痛腳底，祖祖輩輩的茶色手背長出地瓜和花生，甜根子草純白花穗於烈日下始終閃耀。

我分不清夢與現實，每當夢醒，我多麼顯盼父親如夢中那樣健康，說話聲如洪鐘，我想到高中有次與喝醉的他衝突，他啜泣，娓娓道出我國中負笈求學時，他們目送我走向宿舍的背影時的無比不捨，他說的時候喉嚨沙沙作響，像體內翻湧的濁浪又在興騰。

人都只能住在意識的一樓，變成細沙爛泥的底棲動物，被時間之沙包覆，卻無法理清它風化的紋路。

我想有天我也能接受自己深陷的腿。因為越是用力，越是難以抽起。並學著接受那一大片黔濁，上頭停泊漂流木的泥灘。